

年味，是刻在岁月里的记忆与感知，在时光流转中变换形式，却始终藏着心底深处的牵挂。过去的年味，是烟火气里的慢时光，融入腊月的忙碌与期盼中。回首旧年，腊月一至，家家户户便开始为年忙活：灶台边，母亲翻炒着炒货，花生、瓜子的香气弥漫满屋；屋檐下，父亲悬挂起腌好的腊肉、香肠，

泛着油光，映着冬日暖阳；孩子们攥着长辈给的零钱，在集市上追着糖画摊、棉花糖车跑，红纸春联总得亲手挑选，毛笔字的墨香混着浆糊味，构成了年的独特前奏；除夕夜，一家人围坐守岁，春晚的笑声、鞭炮的脆响、年夜饭的香气，织就最浓郁的年味。

如今的年味，少了些许烟

火喧腾，多了几分便捷与温情；年货不必再奔波采购，指尖轻点就能将各地特产搬回家；磁吸春联透着科技感，视频拜年的跨越山海，让牵挂的表达不受距离阻隔。年夜饭或许有了预制菜的助力，却依旧是家人围坐的团圆局；鞭炮声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商圈的灯光秀、家庭的桌游局，热闹的形式换了，团

聚的心意未变。

有人说年味淡了，实则是它随时代变换了形式。过去的年味是物质匮乏时对丰盛的期盼，现在的年味是生活富足后对仪式感的珍视。无论是旧时光里的烟火氤氲，还是当下的温馨便捷，年味的本质，永远是家人相聚的温暖，是岁月积淀的深情。



舞龙灯

◎章铜胜

我愉快地接受了老徐的邀请，就盼着早点过年，早点去看龙灯，心情竟有点像小时候看龙灯时的急切了。我和老徐是多年的朋友，虽然交往不多，但仍会彼此牵挂。我知道老徐是村里舞龙灯的组织者，他曾多次邀请我去，因种种原因没有去成，心里总有些遗憾。在村里的灯会上，老徐是忙碌的，怕打扰他，可能是这些年我选择不去的原因之一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可今年不同，一番盛情之下，还是答应了他，既是想去看灯，也是想在春节时与老徐好好聚一聚。

接到老徐电话后的那几天，心里一直在想着舞龙灯的事，心心念念之间，竟想起小时候过年，在老家村庄里看舞龙灯的情形。正月里，邻村的龙灯要到附近的村庄里舞，到我们村舞龙灯的帖子早就送来了，也是一番盛情。龙灯要来的消息在村里早早地传开了，尤其是孩子们更是踮起脚尖盼着看龙灯了。总是在傍晚时，天还没有黑，远远地听见锣鼓唢呐的声音，赶紧跑出门去，往村东跑，生怕错过了什

么。此时，村东的老乌柏树下，已经站了很多人，我赶紧挤到前面去，抬眼就看见龙灯远远地从东边的路上过来了。在离村口还有一段路时，龙灯停了下来，此时天还没有黑下来。等到天色变暗，他们点燃插在龙灯里面的蜡烛，整条龙灯就亮起来了，真是好看。舞龙人扛起板龙灯，往村里走。在夜色里，那条龙灯像是在游动着，就如活了一般。龙灯进村后，在村东的一块空地上舞动，我们围在空地的外围，看板龙灯上画的戏里人物、吉祥花鸟，听大人们说着我们未曾听过的故事。那一夜，锣鼓唢呐声、鞭炮声、人声，吵闹着，却不觉得烦；我们跟着龙灯跑，追着龙灯看，跑了一夜，看了一夜，也不觉得累。在记忆中，龙灯在乡村舞动着的，是热闹和喜庆，是乡亲们对新年的这份祝愿和祈盼。

老徐的家，在小城东南部的半山区，沿着不太宽的道路进山，走不多远，有一座水库，老徐家的村庄就在水库的岸边。我在上午就早早赶到了村里，还没有进村，就听到喧闹的人

声，远远地就看到老徐站在那儿安排着事情，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，将那份热闹看在眼里，也藏在心里。和老徐打过招呼，寒暄几句后，他就去忙了。村里的人越聚越多，除了村里的人，更多的是和我一样来看龙灯的吧。人声的喧闹，是过年时该有的氛围，谁不喜欢新年的热闹呢。在这样纷纷攘攘的人群中，我感受着新年和往日不一样的氛围。

龙灯起灯的仪式，有着乡村的简单和隆重。我在旁边看着，是一个旁观者，可我希望自己也是参与者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只能置身事外，是因为身不由己，也是因为我们是局外人。老徐在场地中间吆喝着、指挥着，那样信心满满，他时不时地大声地告诉舞龙的乡亲们，该怎样背着板凳龙，该怎样走，跑时要注意什么，舞时要注意什么，告诉他们不能怎样去做。我听不懂老徐的声音，但能感知到他的兴奋和热情。龙灯在老徐的指挥下，起灯了，舞动起来了，舞出了阵势和花样，引来围观者的阵阵喝彩声。一条龙灯，在老徐和乡亲们的手上、

肩上，活了起来。乡村的新年，也在龙灯的舞动里，活了起来。

黄昏时，龙灯里的蜡烛点亮了。游走、舞动于村庄里的龙灯，照亮了村庄的夜，也点燃了我们对新年的某种激情，生活需要激情。龙灯走出了村庄，我远远地跟着、看着。我喜欢与龙灯保持一段距离，就像这么多年我与乡村与新年一直保持着某种距离一样，这是一种冷静的态度，也是一种欣赏的姿态。龙灯在山路走，夜里，我们看不见山路的曲折蜿蜒，却能看到眼前那一条龙，在山影里游动。龙灯走到水库边，岸上的龙灯在走，水里的龙灯在游。

彼时，跟在爷爷后面看龙灯，爷爷会说，今年龙灯画得好看，望上去红彤彤的喜庆，今年的日子也一定红红火火。爷爷是笑意盈盈的。今天，看着舞动的龙灯，看着那些在龙灯旁开心的笑脸，我在想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，是舞龙灯的参与者、生活的亲历者，也是新年里幸福快乐的主角。

年 / 俗

腊月里，老徐打电话给我说，正月里，村里要舞龙灯，到时候请我一定带着家人来看龙灯。

高 / 歌

吟高原

◎刘启敏

折多云海

辗转折多九徘徊，层云山上山中海。一脚踏破南天霁，草黄日暖马牛呆。

康定八景

柳堤新市旧时关，蓬菜圣地隐仙山。郭达停云凝胜景，诺葛宽仁暖客颜。钟琪树德成声远，文成和契族姻攀。登高欲揽青冥半，古道情谷有遗篇。

玉沙飒影

晴峰道曲雪岭斜，掀涛飒飒玉沙滑。身弓足舞倩影翩，冰雪世界姿潇洒。

半世高原

莽原漠阔冰雪封，天高地迥只春冬。披星戴月经风雨，倦客霜痕刻秋容。诗书传家崇耕读，深知情急仓廩空。多干实事知轻重，少论是非议暖融。

贡嘎山

雪洒山谷明晃眼，异地游子嬉山间。忙里偷闲走天边，独上绝顶身为山。

情城新貌

昨夜罡风洗旧尘，霜打江天启萧瑟。晨林鸟鸣声声幽，半山朝阳半轮月。待到冰清玉洁时，万物萧萧裹瑞雪。

立春感怀

◎杨国庆

壹

丙午春来喜气扬，彩灯高挂映华堂。风调雨顺昭祥瑞，政善人和送吉光。雪域龙腾千鹤曼，江南凤舞百花香。世间谁送清平乐，伟大英明共产党。

贰

万马争先气象新，和风送暖破霜晨。梅梢孕雪凝香韵，柳眼含烟盼翠颦。六九消寒春信至，千家纳福物华臻。今朝共庆阳和起，不负韶光不负人。

腊 / 月

炒年货

◎徐晟

过了腊八，年的脚步就近了。街上飘荡的炒年货香味，勾得人挪不开脚。人们鼓鼓囊囊的采购袋里，少不了买些瓜子、花生等。这情景，让我又想起儿时的腊月，想起母亲在灶台前炒年货的身影……

刚进腊月，母亲就开始张罗炒年货的事情。提前几天挑拣花生和葵花籽，瘪的、坏的都剔出去，饱满的再晒个透。糯米需先煮熟，摊在簸箕里晾到干透，粒粒分明；豆折是母亲亲手做的：绿豆掺大米磨成浆，摊成薄饼，切作细丝，晒干后收在布袋里，专等入锅。

炒年货要用大铁锅。母亲早早把锅刷得锃亮，灶膛里柴火毕剥，火舌温柔地舔着锅底。先炒花生。舀一瓢细沙撒进锅，待沙粒渐渐发热，发出细微的“沙沙”声，母亲便倒入花生，

手持长柄铁铲不停翻动。铁锅传热快，不一会儿就传来“噼啪”轻响，花生壳由浅黄转为深褐，香气一丝丝漫开——先是淡淡的，随后越来越浓，混着柴火气飘满小院。我蹲在灶边，眼巴巴望着，伸手想抓，总被母亲轻拍回去：“烫，凉了再吃。”炒好的花生倒入竹筛，她双手轻晃，筛去沙粒，倒进箩筐。凉透后抓一粒咬开，“咔”一声，果仁又香又脆。

接着炒葵花籽。母亲换上更细的沙，瓜子倒入热沙中，动作须更快些。“葵花籽皮薄，火要小。”她一边翻搅一边叮嘱。火苗温顺，瓜子由灰白渐成深褐，裂开细小的口，焦香顺着锅沿往外溢。我帮着添柴，闻到香味就急：“妈，熟了吧？”她笑着拨开我凑近的脑袋：“别急，等壳上起了白霜才香。”炒好的

瓜子凉透后，果仁油润润的，越嚼越有味，指尖也沾上淡淡的光泽。

最热闹的是炒米花。抓一把阴米（煮熟晒干的糯米）丢在热沙上，竹刷旋搅几下，赶紧盖上锅盖。转眼间，锅里“砰砰”作响，像微型的鞭炮，米粒在锅中膨胀、绽开，顶得锅盖微微颤动。我趴在灶台上，耳朵贴近锅盖，心里又是紧张又是期待。母亲掀盖的刹那，白汽腾起，蓬松的米香扑面而来，雪白的米花宛如一团白云。我急急抓一把塞进嘴里，烫得直跳脚，却舍不得吐，满口清甜的蓬松感。又抓一把揣进兜里，走几步丢几粒到口中，一脸享受。

最后是炒豆折。火也要小，豆折丝入锅后，母亲用竹刷轻轻翻炒，动作又缓又匀，怕把豆折丝弄断。豆折丝在热沙中渐渐泛黄，豆香与米香交融飘散，

炒到微脆便出锅，摊在竹筛里晾凉后，装进坛子。想吃时抓一把，咸香里透着豆味，越嚼越觉得香。过年待客或开年后当零嘴，都是极好的。

炒年货时，灶台边总围着邻家闻香而来的孩子。母亲每炒好一样，便分给大家尝鲜，小院里满是笑声。左邻右舍炒年货时，也互相赠送，你送一瓢花生，我回一升米花，邻里之间的感情，也像年味一样一天比一天浓。

如今，满大街都能买到更酥更脆的炒货，口味繁多，吃起来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没有了大铁锅的柴火气，没有了母亲俯身翻炒的身影，也没有了那份翘首以盼的期待。原来，我怀念的不只是炒货的滋味，更是童年浓浓的年味，是母亲藏于辛劳中的疼爱，是随香气浮起的乡愁。